

(薛虞臣)

曉秋商標是頂括底括古月雖不會在農商部註過冊。可是除了自己同宗。或祖宗末代可以沿用以外。別人決不能像市上賣烟般胡鬧冒牌。

前期本報刊的馮元亮大作。『滬地瑣記』篇中說『卽到虹口寄波旅滬第。二公學。去訪紳交趙曉秋。……』把曉秋的底括商標古月『羅錯。』將秋帆老兄的『走告』商標。安到曉秋身上。好大眼瞞。把這種商標。都會弄錯。阿要難爲情啊。曉秋誠恐同文一誤再誤。誤得不知所云。故草此篇。聊以聲明商標。

曉秋商標。在未和妹妹□□之前。無論怎樣都不更改。倘諸君硬和。曉秋尋開心。更改商標。當以□□爲報。恐後無證。刊此聲明存照。其各注意。是荷。


聲 明 商 標

(秋曉胡)

(一) 名妓女誌異情

趙夫人見子清捧着報暗暗流淚。料子清境况悽慘。叫了聲子清。我來了。好少爺。快跟我回去罷。子清正在出神的時候。所以連趙夫人同婢女走進來也不覺得。給夫人喊醒才看見舅母獨到。連忙立起來。叫了聲夫人。夫人也撫着他的肩上。說道。好兒子你怎麼連我們進來。也不覺得呢。子清道。你看這張報上。有這樣一段新聞。我那裏還有心思看別處呢。趙夫人雖然悲苦派婦人。却不是沒字碑。拿報來一看。忍不住放聲大哭子清見夫人痛哭。知道這段新聞。是確實的了。也傷心痛哭。母舅二個人。就哭做了一堆。

這張報是本天來的。名兒廣告世界。登的一段新聞。題目是書齋慢客被封。文字是大西關冠羣班。新到名花海棠。南方人。操溫音。保某軍閥之女。上海著名小說家柳子清之戚。曾舉業女子中學。被拐匪誘惑。墮落火坑。冠羣班以三千金贖來。海棠面貌清麗。爲奉天花界之冠。且長文墨。故聲名霎時飛揚。昨日有某旅長慕名往訪。因言語不合。致起衝突。當夜將海棠片送警察廳。該廳已將冠羣班變封矣。

子清回到趙公館以後。天天想念崇貴。再三哀求趙夫人。定要到天去尋崇貴。夫人因爲路遠。並且子清年輕。萬不放心。後來痛女心切。又與子清纏不過。才答應他去。到了奉天。四處奔路。想辦法找子清。救崇貴。有一天。在浴室裏碰到了一個師長。大家扳談起趙督軍來。

在下着歡喜蕩路的。每天總得荒廢兩三個鐘點。在馬路上閒蕩所以一般促狹鬼就把馬浪蕩的頭銜。加在我的身上了。

昨天在下走過錢業會館的時候。聽見一大羣圍了一個蠻大的團圓。在下好奇心切。就用力擠進去瞧。原來一個人手裏拿的一根籌碼。嘴裏噙噙咕咕的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。

下過白土坡看見一個團。一羣朋友走過來笑嘻嘻的對我道。先生請你走吧。哈哈。我馬浪蕩主平還識得明明白白。確不是吹牛。）圍着

(郎 舍 田)

兩小招牌

(田) 有綿花店。紙作店。都是他們傳下來的秘訣。可是現在如瓜似瓠的傳到一位女明星和一位女畫家的身上來了。你道是什麼一回事呢。原來田舍郎每天早晨八時左右。打從北四川路走過的時候。總是揮着那位女畫家穿雲瀟灑的。他襟上插着一枚金質。好像一只調色板的東西。其間又橫着一枝畫筆。到了虬江路的一段。就總是揮着那位女明星弓長女士。襟上也插住光燦燦的一顆金星。噫嘻。你們想想。這個調色板和一顆金星。不是他們的招牌麼。

一大羣人的地方。一個押籌碼的老一羣人也跟着作鳥獸散了。我這時嬌拍手蹣腳的哭了。不多一會。那真像丈二和尚般的。摸不着頭腦了。

麼還要
得走不
不得了
的告訴

吾師芳鑒：風雨瀟冷。催瘦寒士之腰。子規聲盡。惱斷愁人之腸。
 片紙飛來。斛淚彈去。庭院宵深。秋意燈花。俱非好色。天生
 泣綠簾紅。縱遇多情。亦恨善病工愁。滄海未經。巫山已除。
 身世淒涼。自悲自解。塵境幻影。豈猶未透悟。獨身主義。半
 已拋忘。之名。將成體操。願不能償之於今世。亦當了之於
 來生而已。祝卿嫁得好夫婿。比照菱花到向頭（此語不解其意）鯉
 晉日付郵筒。七八已成慣例。卿如見厭。請從此絕。

在幕
。即

歌臺小新史

(黃肇鐘)

在幕
。即
幕鼓
幕鼓
幕鼓
句道

大聯珠

1

駭黃道扶 殘天恨人

走在這鼓聲樂聲中，又出了位印皮黑炭（黃道扶）。什麼不要殺他銅片甲不留。所以老夫舞動長槍。跨上駿騎。來動滅餘寇。諸大爺聽罷罷罷。他從來不歡罵和人開聲戰。自己以為是個忍耐的人丁了。不料後來候的有我本早想罵他幾句之。既然從來不歡罵。什麼又有「我本早想罵我本」。豈不是以子之矛。攻子之盾嗎。

她說不假說他同天白看過兩回影戲。便可證明我所說的是實事。確然是實事。那末他又認我信口雌黃。真是徐卓矣的不知所云集了。天白有沒有資格。列入 S P 當中。那不是固定名詞意着他以為沒有女性行為。不假目光中。就不得有 S P 的尊稱嗎。殘天恨人過着他的點點頭。已算得於同學分上。如此說來。初交朋友。要同他招待。他的尊頂縮在腔子裏。簡直動都不動咧。

(佚名)

陳德宏者。一五十許之老吏也。民六年間。曾視事於其縣。處世公正。頗著勞績。其地居民。莫不歌頌於口。惜因生性剛直。未能談諧上吏。致招上忌。而以革職聞矣。在陳公署。處此刁惡異狀之社會。豺狼當朝之世界。久擬掛冠去職。以免是非。然終爲赤子計。蹉跎歲月。今既去職。即翩然歸里。怡然晚景。雖亦貧如洗。尙有祖遺草屋三楹。薄田十畝。且家中僅老妻卽氏。弱女志貞。布衣菜飯。尚無凍餒之虞。但知夏秋之交。時疫蔓延。不意陳公竟遭斯疾呻吟牀第。與藥爐爲伴者幾旬。雖經妻女百計勸慰。購占勿藥。淚如泉湧。繼之以血。滴滿於衣襟。屢屢還歎。見者莫不酸鼻。後經戚友多方勸安。始忍痛成殮。葬於土山之麓。(未完)

100

第一百四十八號本報所登皮老虎之「榨角下場記」篇。茲悉全屬子虛。合亟更正。

▲本報徵稿▼

本報現欲徵求各種稿件。不分門類。惟以有趣精神者爲限。如蒙投寄。一經刊出。除贈閱本報外。並酌贈郵資。稿請寄西藏路遠東飯店內。遠東日報館可也。

一十卷

顯他們的本領。這都是無價值的東西。到也不必驚起。但是白白的
大作。說殘天恨人美女圖詩一則。到要來辨他一辨。然而殘天恨人作
此一時。乃與他同學李國祥開圖玩笑。無非藉賭罵罷了。你依他才疏
學淺來譏笑他一下。將這首詩作爲證據嗎。然則人放出一個屁來。你
要截說令。拾着鷄毛當令箭了。現在依我想來。這不過小人的見識。
如真你既能揭破人家的醜。自己也賦二首出來。給大家聽聽。這才真
君子咧。

致於你若做不出詩來呢。請你亦不必在着小說上自誇爲能。再不要學
人家的又頭了。白白呀。徒此以後。我勸你還是將頭縮進仔好。免得
來出醜咧。

50

▲和尚念忙忙。
▲教師傳教忙。
▲丘八搶劫忙。
▲軍閥爭地忙。
▲文人作稿忙。
▲債主討債忙。

▽新人開幕禮中之風流少奶奶
新人影片公司。自成立以來。即積極進行。趕製各片。現任於爾君導演。楊耐梅。韓雲珍蔣耐芳趙琛王吉亨卽莊林諸明星合演之「上海二女子」一片。業已攝製完竣。定燭午日起。日夜間映於卡爾登影戲院。

1998

公司男女明星。若：
導演之香艷影片風流少奶奶。與
聘著名風騷明星韓雲珍女士。及趙
琛即莊林侯漱梅君等合演。復請電
影家周世勛君飾劇中風流少年一角
。現已從事排練。及趕製服裝。諒
屆期登場。定有一番盛況云。

11-11-1964

△第三回 燈紅酒綠禮堂大結婚 夫吵婦鬧家庭小風波 (十五) (周邦彥著)

碧嬌埋怨新潮過。他們到底在什麼地方結婚。你快些說了。不要害我納悶。新潮笑嘻嘻的說道。我偏生要賣關子。看你怎樣。碧嬌生氣道。你不說好了。難道你不說。我就要死了嗎。重英恐怕二人決裂。忙陪着笑道。女士不要生氣。讓我來告訴你。碧嬌不肯道。你不必說。我一定要他說。新潮也陪笑道。我說我說。他們結婚的地點在啟華女校。(學校裏結婚真是千古奇聞。……)碧嬌詫異道。學校裏也好結婚的嗎。重英也笑道。現在世界只要有勢力。什麼事都可以做。學校裏結婚原是一件普通的事啊。碧嬌道。和平公學的交通。比較華來得便利。你為什麼不在那裏行結婚禮。却要來啟華裏呢。重英又笑道。你這樣聰明的人。怎麼也會糊塗起來。你難道不知道和平是官辦的嗎。官辦學校倒底沒有像私立的要怎樣就怎樣。所以啟華雖然交通不大便利。倒底是私立的。我請願信在那裏。碧嬌道。剛纔新潮不是說你們的新房在福壽里嗎。這福壽里我會聽見人家說。裏面亂得很。很不合於衛生的。你和妳夫夫怎麼歡喜住在那裏呢。重英道。你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你們住在那裏一來是離學校不遠。進出比較便宜些。二來却因那裏租價比別處便宜得多。我是素來講經濟的。所以地方雖然不大舒服。也只好將就過去了一。新潮笑道。你既然講經濟。何不把廚房設在學校裏。好在啟華女校是私立的。你們要這樣就這樣。何必到外面去多措。化費這筆冤枉錢呢。

(未完)

汪陶秋

香又甜的信兒了
你的真弟上

▲愛弟如兄。想
當代爲設法。更

賜下。(編輯部)

(五立)

▲積助兄。允我之稿。乞即惠下。
▲雲鵬兄。絳雪楊花乞速惠我。來件請直寄本報編輯部。

▲虞臣文兄賜鑒。袖報當運命。請示期數。大作盼多
多賜我。盼盼。

(重世昌)

(弟虞臣拜續)

(續題)